

荷兰视角译丛

Gouden Eeuw. Het raadsel
van de Republiek

黄金时代的 荷兰共和国

[荷兰] 马尔滕·波拉 著
金海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荷兰视角译丛

Gouden Eeuw. Het raadsel
van de Republiek

黄金时代的 荷兰共和国

[荷兰] 马尔滕·波拉 著
金海 译



图字 01 - 2011 - 03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荷]波拉著;金海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

(荷兰视角译丛)

ISBN 978 - 7 - 5161 - 2382 - 9

I. ①黄… II. ①波…②金… III. ①荷兰—历史 IV. ①K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738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丛书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姜阿平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第一个建议我写作此书的人是马尔滕·范罗塞姆（Maarten van Rossem）。他认为荷兰急需一套丛书，每本书叙述其一个世纪的历史。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18世纪，但是那段时期的历史已经分给别人写了，因此我被分配写作17世纪的历史。接受这个挑战所引起的兴奋逐渐取代了我最初的不安。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曾许诺要先写另一本书，而那所花的时间比预期的长。尽管我很慢才着手写这套丛书，但是写作17世纪的历史仍然是让人感到兴奋的。1994年，我开始和莱克斯·海尔马·范福斯（Lex Heerma van Voss）一起在乌德勒支大学校本部（University of Utrecht）用英语讲授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因为这个课程是为对外交流的学生开设的。两年后，我的同事换了工作，我自己则留下来单独讲授这门课程。从头一年起，我就采用不同的方式，既用英语也用荷兰语向乌德勒支大学校本部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历史系的学生、向乌德勒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Utrecht）的学生和作为这门课最初开设对象的对外交流学生讲授此课程，并且常常希望能够引起所有那些美国的、克罗地亚的、丹麦的、英国的、芬兰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罗马尼亚的、斯洛伐克的、西班牙的以及实际上还有荷兰的学生们对荷兰历史上这段最令人着迷的时期——另外，也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的兴趣。我非常感激所有这些学生——无论他们是好是坏，是懒惰还是勤奋，对这段时期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作为无意中的试验对象而为本课题所作出的贡献。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受到荷兰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们的帮助。此书作为整体是依赖我自己的研究写成的，但是书中的许多思想和信息则是从其他人那里借用的。我企图在每一章的参考书目中阐明这种帮助，但是

也完全有理由在这里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回顾起来，人们会吃惊地发现在过去 20 年里关于此书的主题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著作。这些文献是极为引人入胜的，而且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也同样能够分享我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感受到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兴奋。

朱尔·范戈尔 (Jur van Goor)、彼得·赫克特 (Peter Hecht)、克里斯蒂娜·科艾 (Christine Kooi)、科恩·奥滕海姆 (Koen Ottenheim)、朱迪丝·珀尔曼 (Judith Pollmann) 和扬·卢伊滕·范桑登 (Jan Luiten van Zanden) 阅读了最初的几章，并且使我从他们的专业知识中受益匪浅。鲍德韦因·巴克 (Boudewijn Bakker)、弗里克·海布勒克 (Freek Heijbroek)、赫尔·卢伊日恩 (Ger Luijten) 和利娜·范德沃尔德 (Lina van der Wolde) 帮助我挑选了插图。吉多·德布鲁因 (Guido de Bruin)、埃丽卡·库奇帕斯 (Erika Kuijpers)、马尔滕·范罗塞姆、汉斯·万辛克 (Hans Wansink) 和我妻子安内莉丝·班尼克 (Annelies Bannink) 阅读了全部书稿。安内莉丝·班尼克一再指出普通读者的需要。吉多·德布鲁因指出了文中对历史事件过程的描述不够精确或错误的地方。埃丽卡·库奇帕斯则对我的写作风格做了巨大的改善。我极为感谢他们的无价帮助，对此书仍然存在的缺陷的所有指责当然由我自己承担。

我感谢安内莉丝在我写作此书主要部分期间，以及在 2001 年春天和秋天，我失去姐姐阿格尼丝·范德布格特-波拉 (Agnes van der Burgt-Prak, 1956 年 8 月 8 日—2001 年 6 月 24 日) 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承担起操持家务的重担。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姐姐。

英文版说明

本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荷兰文的版本。首先，它采纳了荷文版的许多读者，尤其是奥斯卡·格尔德布洛姆 (Oscar Gelderblom) 所提出的许多改善建议。我也澄清了许多对非荷兰读者而言不算明显易懂的问题。参考书目也更新了，将英文的出版物以及原来被精简掉的在荷兰难以获得的参考书包括在内。英文版还增补了关于科学与哲学的一章 (第 14 章)，我非常感谢克拉斯·范贝克尔 (Klaas van Berkel)、洛德韦克·帕姆 (Lodewijk Palm)、西奥·费尔贝克 (Theo Verbeek)，特别是皮特·斯滕巴克斯 (Piet Steenbakkers) 在这些方面提出的建议。

我也希望能够趁此机会感谢黛安娜·韦布的杰出翻译，以及她详述细节的意图，二者都有助于使英文版在许多方面超过原有的荷文版。我感谢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迈克尔·沃森（Michael Watson）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以及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所提供的资助。我将此英文版献给一个可能会特别为它感到自豪，但却可悲地未能活着看到它面世的人——我的父亲，尼尔斯·波拉（Niels Prak, 1926年8月8日—2002年1月6日）。

大事记

国内政治

- 1579年 乌德勒支联盟
- 1584年 奥兰治的威廉被暗杀
- 1585—1625年 莫里斯亲王统治时期
- 1619年 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 (Johan van Oldenbarnevelt) 被处死
- 1625—1647年 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统治时期
- 1647—1650年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
- 1653—1672年 约翰·德维特 (John de Witt) 担任大议长 (Grand Pensionary) 时期
- 1672—1702年 威廉三世统治时期

国际关系

- 1609年 与西班牙停战
- 1621年 十二年休战期结束
- 1648年 明斯特和约
- 1652—1654年 第一次英荷战争
- 1665—1667年 第二次英荷战争
- 1672年 “灾难的年代”，第三次英荷战争
- 1678年 奈梅亨和约
- 1688年 入侵英国 (威廉和玛丽)
- 1689—1698年 九年战争

1702—1713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经 济

1585 年 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 (Antwerp)

1602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

1611 年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建立

1612—1643 年 荷兰北部围海造田

1621 年 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

1632—1665 年 市内拖船运河网的建造

1688 年 东印度公司股票发展的顶峰

欧洲以外地区

1595—1597 年 荷兰人第一次远航到东印度

1614 年 新尼德兰建立

1618 年 巴达维亚成为荷兰在东印度的总部

1628 年 皮特·海恩 (Piet Heyn) 捕获西班牙运银船队

1630—1654 年 荷兰人在巴西

1639 年 荷兰成为日本唯一的欧洲贸易伙伴

1652 年 南非开普殖民地建立

1667 年 新尼德兰成为英国殖民地；荷兰获得苏里南

宗 教

1572 年，第一次加尔文教徒的宗教会议在荷兰召开

1579 年 乌德勒支联盟确认信仰自由

1612 年 犹太教堂在阿姆斯特丹开放

1618—1619 年 道特宗教会议分裂加尔文教会

科学和文化

- 1575 年 第一所荷兰大学在莱顿 (Leiden) 成立
- 1637 年 笛卡尔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
- 1642 年 伦勃朗创作《夜巡》
- 1656 年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Christiaan Huygens) 制成第一架计时摆钟
- 约 1660 年 弗米尔创作《代尔夫特的风景》(*View of Delft*)
- 1670 年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目 录

| | |
|----------------|-----|
| 致谢 | (1) |
| 大事记 | (1) |
| 引子 共和国之谜 | (1) |

第一部分 没有结束的战争

| | |
|-----------------------------|------|
| 1. 混乱的开始 | (9) |
| 2. 一个独立的国家(1609—1650) | (27) |
| 3. 一个世界强国(1650—1713) | (45) |
| 4. 武装力量 | (60) |
| 5. 财政力量 | (74) |

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经济和社会

| | |
|--------------------|-------|
| 6. 市场经济 | (87) |
| 7. 世界范围的贸易网络 | (110) |
| 8. 财富 | (121) |
| 9. 艰辛与困境 | (134) |

第三部分 团结和纷争:政治与管理

| | |
|------------------|-------|
| 10. 社区 | (151) |
| 11. 权力机构 | (164) |
| 12. 不和谐的合唱 | (184) |

第四部分 城市社会

- 13. 宗教多元化····· (199)
- 14. 科学与哲学的新成就····· (219)
- 15. 荷兰画派····· (231)
- 16. 城市风貌····· (247)
- 17. 黄金时代的终结····· (260)

引 子

共和国之谜

1908年，特阿佩尔（Ter Apel）小镇上的全科医师约翰·波拉（Johan Prak）买到了P. L. 马勒（P. L. Muller）最近再版的著作《我们的黄金时代》（*Onze Gouden Eeuw*）。他用明显是19世纪的书法在这本书上写下了他的名字和日期。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897年，副标题是《鼎盛时期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De Republiek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in haar bloeitijd*）。马勒的著作并不是为学者们写的，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1908年的这部“便宜的再版书”——分为两大卷，有精装的皮面并且包着金边——仍然是一部出色的巨著，包含了整整967页内容以及数百幅彩色的和黑白的插图。我的曾祖父，那位特阿佩尔的医生，可能阅读过它。他的儿子——我的叔祖维姆·波拉（Wim Prak）对于历史，尤其是海军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肯定研究过此书，其证据就是书上不时留下他手写的注脚，标出了那些特别引起他注意或者他所不同的内容，后一种情况，他会在页边注上“不正确”。

在他的关于黄金时代的历史书中，这位鹿特丹（Rotterdam）的档案管理员和莱顿大学的客座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一再表示他的惊讶：首先是对于“一个领土狭小、人口稀少的国家竟然能够获得与庞大的、在传统上已经确立了君主制度的国家几乎相同的权力地位”^①这个事实表示惊讶，然后是对这个“才能非凡的一代人”所实现的“无与伦比的繁荣”^②

^① P. L. Muller, *Onze Gouden Eeuw: De Republiek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in haar bloeitijd*, 2 vols., Leiden: Sijthoff, 1908, Vol. I, p. 32.

^② Ibid., p. 63.

表示惊讶，最后是对“它的国家机构的缺陷”^①表示惊讶，这个缺陷只能靠其统治者的才干来弥补。以后的历史编纂者们也表示了他们的惊讶。在他1941年的著作《17世纪的荷兰文明》（*Nederland's beschaving in de zeventiende eeuw*）中，荷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休伊曾加（John Huizinga）问道，“像年轻的共和国这样一个面积如此狭小而且位置相对偏远的国家怎么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变得如此先进呢”^②。休伊曾加发现，这个共和国像流星般窜入领先地位的速度是极为令人震惊的，由于它发生在一个共和国实际上还跟不上其他国家发展步伐的时代里，这种飞跃就显得更为惊人了。休伊曾加接着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在17世纪，荷兰文化仅仅是欧洲文化整体的最完美和最明显的表现的话，我们的震惊将会多少有些缓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尼德兰“被证明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则”^③。

这个问题继续缠绕着历史学家们，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回答。在他们关于荷兰共和国经济问题的多卷本著作《第一个近代经济》^④（*The First Modern Economy*）中，荷兰教授埃达·范德沃德（Ad van de Woude）和他的荷兰裔美国同事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一个半世纪，荷兰已经拥有了一个“近代化”的经济。在他们看来，共和国中出现的大量现象已经明显证明了这一点：为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形成了发展良好的市场；高度的农业生产力，这不仅能够发展出一个以职业为基础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及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们——一部分在消费者们以市场为导向的行动的帮助下——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在其他国家中，这种趋势要么不那么明显，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这使得英国历史学家J. L. 普赖斯（J. L. Price）重新提出一个古老的观点，即荷兰因此肯定也有一个同样近代化的社会结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等级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人的地位是生而定之的，相反，它表现出阶级

^① P. L. Muller, *Onze Gouden Eeuw: De Republiek der Vereenigde Nederlanden in haar bloeitijd*, 2 vols., Leiden: Sijthoff, 1908, Vol. I, p. 69.

^② J. H. Huizinga, *Dutch Civilis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ollins, 1968, p. 10.

^③ *Ibid.*, p. 11.

^④ 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re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 - 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社会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因素是主要的支配性力量。在普赖斯看来，荷兰共和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生活是围绕着城市和城市精英运转的，而在其他国家中，确定社会生活基调的却是贵族。

在文化上，荷兰共和国也被认为是先驱者。研究荷兰文化的权威马里耶克·斯皮斯（Marijke Spies）和文化史学家威廉·弗里杰霍夫（Willem Frijhoff）已经对17世纪荷兰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称之为“一种社会所有阶层都参与其中并进行坚持不懈的辩论的包罗万象的文化”^①。就交流意见的欲望而言，以及就听取别人意见的意愿——在荷兰，这通常被视为一种义务——而言，荷兰共和国与其他社会相比都是出类拔萃的。斯皮斯和弗里杰霍夫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荷兰文化可以被称为是“近代的”^②。英国研究荷兰历史的著名权威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在一本关于启蒙运动——它为我们今天的世界观铺平了道路——的详尽著作中指出，启蒙运动的根源既不是在法国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17世纪荷兰的辩论之中。

17世纪的荷兰政治是唯一拒绝适应这个模式的东西。自从19世纪以来，荷兰共和国的政府形式已经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受到指责了。莱顿大学最早研究荷兰国史的罗伯特·弗鲁因（Robert Fruin）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共和国时期纯粹就是在浪费时间。当其他国家都在通过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和系统地制定法律来改善其政治结构的时候，尼德兰却仍然陷于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中止了所有改善的起步措施，这个过程直到1813年荷兰王国建立之后才重新开始。在弗鲁因看来，荷兰共和国时期除了可悲的争吵不休之外一无所有。如上所述，P. L. 马勒也提到了共和国政府的缺陷。而休伊曾加在1941年则用一种毫不含糊的口气谈到了“宪法的畸形”^③。近年来有许多人都指出了荷兰明显不稳定的国家结构——政治中心软弱但地方和省的机构却很强大——实际上却正是共和国的力量所在，因为它为政治决定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然而，还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荷兰共和国定性为近代的——意味着民主和官僚政治

^① Willem Frijhoff and Marijke Spies, 1650: *Bevochten eendracht*, The Hague: Sdu Uitgevers, 1999, p. 218.

^② Ibid., p. 221.

^③ J. H. Huizinga, *Verzamelde werken*, 9 vols., Haarlem: Tjeenk Willink & Zoon, 1948–1953, Vol. II, 1948, p. 432.

的——统一国家的先驱。

对于认为荷兰共和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近代性”的观点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毕竟，荷兰共和国的辩论文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许甚至还有它部分的经济成就都可以归因于这种政治上的纷乱状态。过于强调“近代性”就会掩盖那些被生活在 17 世纪的人们经常热诚信奉的中世纪传统。另外，在 17 世纪中期，当备受指责的共和国式的政治制度变得日益流行的时候，荷兰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近代国家。因此，本书将描绘一幅全然不同的荷兰共和国画卷，较少强调它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把荷兰共和国视为先驱），而是更多地强调荷兰共和国在 17 世纪本身的独特地位。

在下面几页，我将详细阐明黄金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16 世纪，在荷兰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之前，北尼德兰处于绝望的分裂状态之中。然而，甚至在这么早的时候，已经出现的发展——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就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反抗西班牙的起义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必须解决以前时代的纷争，并且满足现在已经被普遍感受到的合作需要。维持地方与地区“自由”的渴望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的主要原因，而荷兰共和国的建立则是这个所谓的独立发展原则的胜利。荷兰共和国是由各城市和省组成的联盟，每一个城市和省都从它的政治独立中获得了自己的特性，但是这样一个松散的联合省却在反对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西班牙国王——的斗争中坚持了下来。另外，经济繁荣导致了年轻的荷兰共和国的国际利益不断增长，使得合作，尤其是军事合作，变得不可避免。整个 17 世纪，荷兰共和国就在统一和纷争的无休止斗争中为保持平衡而摇摆不定。

荷兰共和国经常盛行的争吵往往被视为它的一个缺陷。根据决策由中央制定和拥有官僚机构这些近代国家的标准衡量，荷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畸形儿。然而在 17 世纪，像那样的近代国家在对付英法这样的国家时有着巨大的问题。政府的决定在各省受到抵制，有些地方的官僚机构还相当薄弱。可是，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没有运转良好的官僚机构的情况下，荷兰共和国却有理由夸耀它那有效的地方权力机构。这些地方权力机构贴近它们所统治的人民，这意味着人民往往信任政府，即使他们无权选举政府官员。而其他国家经常缺乏这种信任。出于同样原因，荷兰共和国的地方权力机构愿意倾听企业家和商人们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往

往是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健康的投资气氛，这种气氛反过来又有益于消费和创新。

在荷兰共和国的社会生活中，地方和城市社区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对于酿造那种作为黄金时代特征的文化气氛有极大的帮助。加尔文派的归正宗教会无疑占据权威性的地位，但是其他宗教教派也被允许实践它们的信仰。在原则上，共和国并非一个宽容的国家，但是在许多城市里，除了容忍所有宗教信仰之外似乎别无选择。城市之间的竞争以及稳定的移民潮给共和国带来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科学和哲学能够获得这样的发展。城市也为 1600 年左右共和国在绘画领域中发生的革新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艺术创作领域中的这个高潮是对由于财产状况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改善的中产阶级市民团体迅速膨胀所导致的对画作的需求急剧增加作出的反应。

因此，17 世纪中期共和国似乎已经发现了获得成功的黄金公式。当然，它也有自己的兴衰沉浮，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它的问题被其他国家汹涌的革命和内战浪潮所掩盖了。共和国狭小的领土面积导致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要以相对较少的人口来承担高额的国防开支。另一个经常发生的周期性难题就是维持共和国的政治秩序，它依赖于统治精英们妥协的意愿——而在有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经常准备这样做的。经济增长高度集中的荷兰省被要求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这在荷兰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制造了大量的紧张关系。多年后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似乎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让它们自己的事务走上了正轨，使它们能够更成功地对抗往往在别人眼里的荷兰的无礼行动。来自国外的反对、军事威胁以及国内的缺乏合作，这些因素与欧洲经济在 17 世纪后半期的总体衰退结合起来，首先造成了共和国内紧张关系的加剧，并且最终导致了停滞和衰竭。1715 年，黄金时代已经确信无疑地告终了。

黄金时代的终结意味着荷兰共和国再次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国家。在未来，它的非凡之处仅仅在于曾经拥有过一个如此辉煌过去。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许多时间里，荷兰的知识分子们继续痴迷于黄金时代，以及为了恢复它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漫长的岁月——在此期间由于共和国所取得的无可否认的成就而培养出的自命不凡，以及由于此后的衰落而导致的自我封闭逐渐占了上风——已经确切地表明，不能无条件地把共和国视为近代化的先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 1700—1900 年之间，荷兰所